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历史

纪念版

# 屠猫狂欢

[美] 罗伯特·达恩顿 著



SINCE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纪念版

# 屠猫狂欢

法国文化史钩沉

[美] 罗伯特·达恩顿 著

吕健忠 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屠猫狂欢:法国文化史钩沉 / (美) 罗伯特·达恩顿著; 吕健忠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 分科本. 历史、地理类)

ISBN 978 - 7 - 100 - 13295 - 4

I. ①屠… II. ①罗… ②吕… III. ①文化史—法国 IV. ①K56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3289 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屠猫狂欢

法国文化史钩沉

[美] 罗伯特·达恩顿 著

吕健忠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3295 - 4

---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2 1/4

定价: 55.00 元

Rober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Copyright © 1984 by Basic Books,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sic Books, a Member of  
Perseus Books Group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根据美国基本图书公司 2009 年版译出

#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 出版说明

2017 年 2 月 11 日,商务印书馆迎来 120 岁的生日。120 年前,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中西,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甚至战火硝烟弥漫,始终践行学术报国之志,无改初心。

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即其一端。早在 20 世纪初年便出版《原富》《天演论》等影响至今的代表性著作,1950 年代后更致力于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译介,及至 1980 年代,辑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丛书自 1981 年开始出版,历时三十余年,迄今已推出七百种,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

丛书所选之书,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皆为文明开启以来,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精粹,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系统译介世界学术经典,



引领时代思想,为本土原创学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的分科本,延续传统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石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既利于文化积累,又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致以敬意。

两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铭记先辈的身影和足迹,更须让我们的步伐充满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商务人代代相传的事业,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的事业。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记忆,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唯此,才能不负前贤,无愧来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 年 5 月

## 中译序

如果把一个国家的文化比喻为一个有机体,本书可以说是从法国文化史取下一个组织切片,然后拿来作断层扫描。不论这个比喻有没有吸引力,展读本书保证是不可能空手而还的宝山行。关于这座宝山的内容、研究方法的取舍,以及在学术版图上的落点,原作者罗伯特·达恩顿教授在序文和结语中已有说明。需要补充的,只有一句话:不喜欢学究气的读者,只要不理睬注释,将会发觉本书易读易解又趣味横生的一面。这里要交代的是翻译方面的问题,希望对中文读者有帮助。

本书行文并不忌讳具有强烈文学趣味的措辞。由于这是原作者刻意追求的修辞策略,笔者在翻译时谨守忠于原文的修辞技巧。读者如果觉得译文的某些措辞“好像有点奇怪”,很可能就是译笔亦步亦趋的结果。只就一例而论,本书的后半部(第四章以后)一再出现的“文人共和国”,原文是“the republic of letters”。这个词组固然可以译成中文读者所熟悉的“文坛”,可是达恩顿教授在第二章提到印刷工人也在追求他们的“共和国”,无非要传达“阶级(或社会等级)共和”的理想。法文另有 *le monde des lettres* 的说法,译成英文即 *the world of letters*,正是我们说的“文坛”或“文学界”,作者舍此就彼,显然是考虑到“republic”在西洋文化史上的意



涵。按英文的 republic 源自中古法文的 *republique*，而这个法文单词在字源学上寓有“共产”，后来出现的引申义不限于“财富公有”，而是狭义的政治名词，隐含“平等”的“共和体制”。侯健把柏拉图对话录 *The Republic* 译成《理想国》，这是正解；笔者使用“文人共和国”之称，为的是强调晚出的引申义。

第一章提及民间故事，作者依学界惯例附有安蒂·雅恩 (Antti Aarne) 编纂、司蒂斯·汤普森 (Stith Thompson) 英译并扩增的 *The Types of the Folktale: A Classification and Bibliography* (Helsinki: Academia Scientiarum Fennica, 1961) 书中的“故事类型”标准分类码。那些民间故事，中文读者未必熟悉，因此译者依照该分类表列，增补 2000 年联经版《格林童话全集》(林怀卿翻译) 的标题及其编号，以“格林编码”注明(该中译本未收录者，格林编码从缺)。格林童话故事里头的专有名词，中译一律依该版本。

达恩顿教授开宗明义的切入点是小红帽的故事。此处所谓的“红帽”，英文称 red riding hood，根据《图解服饰辞典》(辅仁大学织品服装学系编，1985) 的解释，乃是披风和紧合抽碎褶式的连颈帽合成一件式，在颞下系带固定，正是许多《小红帽》插图可以看得到的。笔者虽然采用通俗的标题，内文却依该辞典译作“兜状连颈帽”。单称“连颈帽”，英文是指 hood。在欧洲的服装史上，hood 有许多种形式，均无特定名称，而统称 hood。在十七世纪披肩与连颈帽分离而发展出独立的帽子之前，hood 是官服、礼服、僧袍的一个基本形制 (Charlotte Mankey Calasibetta, *Fairchild's Dictionary of Fashion*, rev. ed., 1998)，正如我们可以在本书第三章描述列队行进所看到的。



第二章所称的“技工”(artisans),广义包括学徒、学徒期满的职工以及职工有成当起老板的雇主;狭义则单指第二类的,即职工。职工的英文“journeyman”,字源本义为“做日工的人”。“雇主”的正式称呼是 master artisan,简称 master,如本书的用法。这里的“master”兼有“师傅”和“雇主”两个意思,依次是笔者在第二章和第三章的译法,他们在十八世纪已经跻身资产阶级。此一背景说明应有助于一般读者了解第二章的立论与第三章的部分段落。

也许有读者会怀疑,把工人粗鄙无文的暴力游戏说得天花乱坠,还披上学术的外衣,仿佛在二百年前的法国连老粗也懂得举行意义重大的文化仪式,太离谱了吧?这是正常的反应,不过我想建议这些读者去参考查尔斯·提利的《法国人民抗争史》(刘絮恺译,共二册,麦田,1999)。弱势族群(如学徒和职工)以官方认可的方式,对既得利益阶层(如招收学徒并雇用职工的师傅)展开抗争,演出具有讽刺意义的“行动剧”,其标准剧码之一就是“闹新婚”(charivari)。特别提醒有兴趣的读者注意该书第 58—65 和 217—219 页提纲挈领的介绍(不过,“闹新婚”和“资产阶级”在该书都采用音译,分别为“夏利瓦里”和“布尔乔亚”)。

第五章的关键词是 *philosophe*,这个法文单词在英文里的同义词是 philosopher。可是原作者在第四、五、六这三章的遣词,显然有意区隔这两个同义词。笔者不敢确定达恩顿教授用意所在,但为了明示差别,“*philosophe*”一律译作“哲人”,“philosopher”则作“哲学家”。

第六章述及卢梭的《新爱洛漪丝》在法国掀起的浪漫潮,焦点



之一是卢梭为该书写的对话体序文。庆幸的是，这部书信体小说有中译本（李平沅、何三雅译，共二册，林郁文化，1996），可是该译本把原来摆在卷首的序文挪到卷末的“附录”（下册第466—493页），谨此提醒有心的读者。

近年来，国人翻译外语人名有扬弃英语挂帅、回归原语发音的趋势。“巴赫”逐渐取代“巴哈”，以及法国新古典主义剧作家 Racine 取“哈辛”而舍旧译名“拉辛”，即是显例。但是，根据英语发音的“西塞罗”，虽然和拉丁原文 Cicéron 的发音有天壤之别，这个译名在中文世界几乎无人不知，本书断然从俗。取舍无法尽如人意，一般人名至少不会有误导之嫌，特定名词却有可能。沿用本文开头的比喻，本书扫描出来的是 *l'Ancien Régime* 的组织切片。我注意到一直有人把 *l'Ancien Régime* 译作“旧政权”，我怀疑那是根据英译 Old Regime 转译的。然而，法文的 *régime* 主要是指生活方式和社会体制。法国大革命前后之别，不只是在于政权的新旧（法国的每一个共和都是新政权），更在于总体文化新旧有别，所以我采用另一个既有的译名“旧制度”——这里的制度是社会制度，不只是政治制度而已。这两个译名的差别，本书的读者务必牢记在心，否则难免观云海却陷五里雾中。就像英文的 citizen 这个词，应用在现代社会，主要是“公民”的意思。但是十四世纪源于法文的这个词，原本是指具有明确社会地位的城市（city）居民；本书用到这个词，几乎都是这个意思，亦即“市民”，其中隐含社会阶级的预设立场。具体地说，只有能够根据法国旧制度之下社会三等级的传统分类加以归类的城市居民，才配称为“市民”——特别要强调“传统分类”，因为本书第三章所用到的分类法是从新兴的资



产阶级的观点着眼。借用后现代论述的措辞，citizen 作“市民”解，具有强烈的分化意识，刻意制造“凡我族类”和“非我族类”的壁垒——包括“都市”与“乡村”的二分法——便于区隔“异己”（the Other，即晚近国内习用的别扭译名“他者”）。可是，我却经常读到，有人呼吁大家群策群力，把台湾地区打造成现代的“市民社会”。

有一个常见的误译，也许不是最严重，但因为屡见屡错，因此值得一提。欧洲各地（不限于法国）有个通俗的节庆活动，尤其是在庆祝仲夏夜（凯尔特人的大节日，基督教因袭，却改称圣约翰纪念日，此一典故是斯特林堡的自然主义经典剧作《茱莉小姐》的背景）的时候，就是在空旷地堆木柴点火，原本驱煞辟邪的用意在十八世纪可能已经消逝了。这个活动，法文作 feu de joie（节日篝火，英文“bonfire”），和现代的“放烟火”（feu d'artifice，“firework”）根本是两回事。

前文提到法国旧制度之下社会三等级（僧侣、贵族和市民），这里的“等级”，有时简称为“级”（如“省三级”或“三级会议”），法文是 état。特别指出这一点，因为至少在本书的文义格局中，这字眼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是不一样的，我希望能够有效区隔两者的差异（在等级严明的旧制度社会，无法归入三级分类的“级外之民”是没有身份地位可言的，因“gens sans état”是“没有身份的人”）。同样的道理，“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虽然有时候被当作同义词使用，意涵毕竟不同。因此，原文使用“bourgeoisie”的场合，译文作“资产阶级”；如果是“middle class”，译文则作“中产阶级”。必要的时候（如 *provincial* [省区] 在法国历史上的特定含义），我会以译注的方式补充译文无法求全之处；在不影响行文的流畅以及读者对



原作的判断这两个前提之下，我会把译注化入正文——不过这种情形屈指可数。

拉杂写下翻译《屠猫狂欢：法国文化史钩沉》的一些感想，无非是希望减少读者在享受阅读的乐趣时可能受到的干扰因素。多年来从事翻译工作，我深深体会到克制创作欲的必要——虽然翻译本身就是一门创作，创作欲的表现却是翻译品质的大敌。翻译本书，我乐在其中，也获益无穷，最大的期许是应该让读者也能分享到这样的乐趣与收获。

吕健忠

2013年8月



# 目 录

谢辞 .....	1
修订版序 .....	2
导言 .....	7
第一章 农夫说故事:鹅妈妈的意义 .....	12
第二章 工人暴动:圣塞佛伦街的屠猫狂欢 .....	92
第三章 资产阶级梳理他的世界:城市即文本 .....	126
第四章 警探整理他的档案:文坛解剖 .....	169
第五章 哲学家修剪知识树:《百科全书》的认识论策略 .....	224
第六章 读者对卢梭的反应:捏造浪漫情 .....	247
结语 .....	304
注释 .....	312
索引 .....	348




## 谢 辞

xiii

本书是笔者自从 1972 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讲授的历史 406 这门课发展出来的。那门课原本是心态史(history of *mentalités*)的入门,后来却演变成史学与人类学的专题研究。这得归功于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他在最后的六年和我共同开那门课,而我对人类学的认识大多数是他在那一段期间教我的。我很荣幸借这个机会向他致谢,同时也感谢我们一起教过的学生。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也给了我深刻的影响,我就是在那里进行安德鲁·W. 梅隆基金会(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所赞助的一项自我知觉(self-perception)与历史变迁研究计划时开始动笔写这本书的。最后,我要感谢约翰·D. 和凯瑟琳·T. 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由于该基金会所提供的奖助,我才有可能暂时搁置常态工作,一鼓作气完成一项看来冒险有加的写作计划。



## 修订版序



本书再版使我有机会对新的读者说几句话，我乐于把握这个机会。出版一本书好有一比，有如把一颗石子丢进深井：你等了又等，期待听到“扑通”的声音，有时候却空等一场。我写过的书当中，《屠猫狂欢》激起最大的“扑通”声——或许是因为，就像有人说的，醒目的标题过目难忘。这个标题映入眼帘，足以勾起读者的好奇。读者会问：一板一眼的历史学家怎么会把时间花在十八世纪巴黎印刷工人在不起眼的街坊邻舍模仿仪式对猫展开屠杀这样诡异的事件？我希望那个问题会吸引读者进入文本，更重要的是同时进入新的史学领域。

每一种新的东西似乎都是发源于巴黎左岸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个新的史学领域风风光光被称为“心态史”——顾名思义就是研究心态的历史，也可以说是研究平常人的心态世界。在那以前，历史学家关心的是社会精英的知性生活，可是他们无法否认农民和工人也有自己的观念。如果找得到方法深入民众的世界观，据以研究社会底层男男女女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态度，无异于开启史学全新的方向。可是这种研究所遭遇的困难似乎无法克服。十九世纪以前，文盲占欧洲人口的大多数，那些人没有留下书面记录，历史学家怎么找得出他们心态活动的蛛丝马迹？

最早针对这个困难寻求解决之道的尝试产生了一些推论，却谈不上是稳当的论点。历史学家研究朗读给农民听的廉价畅销故事书。他们想到遗嘱会透露穷苦人家如何想象来生，因此从中搜集统计资料。他们探讨巫术、法术、土匪和民俗医疗之类异乎寻常的题材。他们想方设法却没办法在这个研究领域做出有系统的进展，这情形直到他们从人类学这个近邻学科借用观念与方法才改观。

早在二十世纪初，人类学家就把文盲民众的世界观和价值系统当作研究的主题。他们确实分裂成不同的阵营，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的情形和历史学家殊无二致，因此无法把他们的观念全盘移植到史学领域。可是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历史学家多方利用人类学的观念已有具体的成效，竟至于法国人自己放弃心态史这个具有标识作用的概念，改采“人类史学”这样的称呼。

《屠猫狂欢》在 1984 年问世，是以这样的意向从事书写历史的早期尝试之作。我的本意是希望一般读者和专业学者同样能各取所需，因此在学理论述方面没有多加着墨。我要具体展现人类史学的可行之道，而不是写论著说明人类史学该怎么写作。在阐述的模式方面，我也采取一个特殊的策略。我从民间故事的主干着手，那些故事随时随地唾手可得，精英分子与农民都一样，而且不受十八世纪法国大量增加的方言所限制。通过系统研究并比较十九世纪民俗学家记录的种种版本，我想应该可以描述表达世界观的口语传统——不是像批评我的某些评论者说的民族精神，而是各地虽有变异但整个民族却共通的文化模式。既已确立这种以整体为背景的模式，接下来在后续的几章中，我将进行一系列的个案





研究，研究对象包含不同的社会团体，最后导向作家和读者群的知识精英。经由这样循序渐进的方式，我尝试“由下往上”书写文化史，就像早期的历史学家在处理社会与经济史——这也就是说，我从农民和技工的世界开始，一路往上钻进启蒙运动的世界。可是我并没有把这一切整合成为单一、没有缝隙的十八世纪法国文化记述，因为我不相信有那样的东西。我和许多现代或后现代的作家一样，并不担心我的著作以不够完整或不够全面的方式呈现。我担心的是严谨的程度，也就是提供的证据是否足以支撑使人信服的诠释。

我强调诠释，因为我了解历史就像其他的人文学科，本质上都是在进行诠释。历史无非是要理解别人如何理解人类所处的情境。研究像“屠猫狂欢”这样的文化插曲类似看戏：阅读演员的动作，以便了解他们表达的意思。你得到的结论不能和银行账目的结余栏或法官的判决书相提并论，因为历史诠释不必然有定论，倒是应该要有足够的空间容许见微可以知著的细微差别。可是，开放性的结论并不表示“横看成岭侧成峰”，都可以说得通，也不表示诠释不可能犯错。以《哈姆雷特》为例，把该剧诠释成爆笑喜剧就是错误，虽然其他的诠释可能同时有效却彼此有出入，比方说从心理的影响力解读《哈姆雷特》相对于视该剧为从身体政治的角度探讨权力问题。

我从大名鼎鼎的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  
xviii 那里借用这些观念，我们两人合开一门探讨历史与人类学的专题课长达二十年。可是这些观念也适合维克托·特纳、玛丽·道格拉斯、伊凡·普瑞恰以及年轻的学者如济斯·巴索和詹姆斯·克利